

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

王生 李自良 李令緒 裴少尹
王生

杭州有王生者，建中初，辭親之上國。收拾舊業，將投於親知，求一官耳。行至圃田，下道，尋訪外家舊莊。日晚，柏林中見二野狐倚樹如人立，手執一黃紙文書，相對言笑，旁若無人。生乃叱之，不為變動。生乃取彈，因引滿彈之，且中其執書者之日，二狐遺書而走。王生遽往，得其書，才一兩紙，文字類梵書而莫究識，遂緘於書袋中而去。其夕，宿於前店，因話於主人。方訝其事，忽有一人攜裝來宿，眼疾之甚，若不可忍，而語言分明，聞王之言曰：「大是異事，如何得見其書？」王生方將出書，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下床，因謂生曰：「此狐也。」王生遽收書於懷中，以手摸刀逐之，則化為狐而走。一更後，復有人扣門，王生心動曰：「此度更來，當與刀箭敵汝矣。」其人隔門曰：「爾若不還我文書，後無悔也！」自是更無消息。王生秘其書，緘膝甚密。行至都下，以求官伺謁之事，期方賒緩，即乃典貼舊業田園，卜居近坊，為生生之計。月餘，有一僮自杭州而至，可入門，手執凶王生迎而問之，則生已丁（明抄本無「已丁」二字。）家難已（「已」原作「矣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數日，聞之慟哭（「之」字「哭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生因視其書，則母之手字云：「吾本家秦，不願葬於外地。今江東田地物業，不可分毫破除，但都下之業，可一切處置，以資喪事。備具皆畢，然後自來迎接。」（「接」原作「節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王生乃盡貨田宅，不候善價，得其資，備涂芻之禮，無所欠少。既而復籃舁東下，以迎靈輿。及至揚州，遙見一船子，上有數人，皆喜笑歌唱。漸近視之，則皆王生之家人也。意尚謂其家貨之，今屬他人矣。須臾。又有小弟妹孳簾而出，皆彩服笑語。驚怪之際，則其家人船上驚呼，又曰：「郎君來矣，是何服飾之異也？」王生潛令人問之，乃見（「見」原作「聞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其母驚出。生遽毀其衰絰，行拜而前。母迎而問之，其母駭曰：「安得此理？」王生乃出母送遺書，乃一張空紙耳。母又曰：「吾所以來此者，前月得汝書云，近得一官，令吾盡貨江東之產，為入京之計。今無可歸矣。」及母出王生所寄之書，又一空紙耳。王生遂發使入京，盡毀其凶喪之具。因鳩集餘資，自淮卻扶侍，且往江東。所有十無一二，才得數間屋，至以庇風雨而已。有弟一人，別且數歲，一旦忽至，見其家道敗落，因徵其由。王生具話本末，又述妖狐事，曰：「但應以此為禍耳。」其弟驚嗟，因出妖狐之書以示之。其弟才執其書，退而置於懷中，曰：「今日還我天書。」言畢，乃化作一狐而去。（出《靈怪錄》）

李自良

唐李自良少在兩河間，落拓不事生業，好鷹鳥，常竭囊貨，為鞬繼之用。馬燧之鎮太原也，募以能鷹犬從禽者，自良即詣軍門，自上陳。自良質狀驍健，燧一見悅之，置於左右，每呼鷹逐獸，未嘗不愜心快意焉。數年之間，累職至牙門大將。因從禽、縱鷹逐一狐，狐挺入古壙中，鷹相隨之。自良即下馬，乘勢跳入壙中。深三丈許，其間朗明如燭，見磚塌上有壞棺，復有一道士長尺餘，執兩紙文書立於棺上。自良因擊得文書，不復有他物矣，遂臂鷹而出。道士隨呼曰：「幸留文書，當有厚報。」自良不應，乃視之，其字皆古篆，人莫之識。明旦，有一道士，儀狀風雅，詣自良。自良曰：「仙師何所？」道士曰：「某非世人，以將軍昨日逼奪天符也，此非將軍所宜有，若見還，必有重報。」自良固不與，道士因屏左右曰：「將軍裨將耳，某能三年內，致本軍政，無乃極所願乎？」自良曰：「誠如此願，亦未可信，如何？」道士即超然奮身，上騰空中。俄有仙人絳節，玉童白鶴，徘徊空際，以迎接之。須臾復下，謂自良曰：「可不見乎？此豈妄言者耶？」自良遂再拜，持文書歸之。道士喜曰：「將軍果有福祚，後年九月內，當如約矣。」於時貞元二年也。至四年秋，馬燧入覲，太原耆舊有功大將，官秩崇高者，十餘人從焉，自良職最卑。上問：「太原北門重鎮，誰可代卿者？」燧昏然不省，唯記自良名氏，乃奏曰：「李自良可。」上曰：「太原將校，當有耆舊功勳者。自良後輩，素所未聞，卿更思量。」燧倉卒不知所對，又曰：「以臣所見，非自良莫可。」如是者再三，上亦未之許。燧出見諸將，愧汗洽背。私誓其心，後必薦其年德最高者。明日復問：「竟誰可代卿？」燧依前昏迷，唯記舉自良。上曰：「當俟議定於宰相耳。」他日宰相入對，上問馬燧之將孰賢，宰相愕然，不能知其餘，亦皆以自良對之。乃拜工部尚書，太原節度使也。（出《河東記》）

李令緒

李令緒即兵部侍郎李紓堂兄。其叔選授江夏縣丞，令緒因往觀叔，及至坐久，門人報云：「某小娘子使家人傳語。」喚入，見一婢甚有姿態，云：「娘子參拜兄嫂。」且得令緒遠到，丞妻亦傳語云：「娘子能來此看兒姪否？」又云：「妹有何飲食，可致之。」婢去後，其叔謂令緒曰：「汝知乎，吾與一狐知聞逾年矣。」須臾，使人齎大食器至。黃衫奴舁，並向來傳語（「語」字原空缺，據許本改。）婢同到，云：「娘子續來。」俄頃間，乘四鑲金飾輿，僕從二十餘人至門，丞妻出迎。見一婦人，年可三十餘，雙梳雲髻，光彩可鑿。婢等皆以囉綺，異香滿宅。令緒避入，其婦升堂坐訖，謂丞妻曰：「令緒既是子姪，何不出來？」令緒聞之，遂出拜。謂曰：「我姪真士人君子之風。」坐良久，謂令緒曰：「觀君甚長厚，心懷中應有急難於眾人。」令緒亦知其故。談話盡日辭去。後數來，每至皆有珍饈。經半年，令緒擬歸東洛，其姑遂言：「此度阿姑得令緒心矣。阿姑緣有厄，擬隨令緒到東洛，可否？」令緒驚云：「行李貧迫，要致車乘，計無所出。」又云：「但許，阿姑家自（「自」原作「事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假車乘，只將女子兩人，並向來所使婢金花去。阿姑事，令緒應知，不必言也。但空一衣籠，令逐駝家人，每至關津店家，即略開籠，阿姑暫過歇了，開籠自然出行，豈不易乎？」令緒許諾。及發，開籠。見三四黑影入籠中，出入不失前約。至東都，將到宅，令緒云：「何處可安置？」金花云：「娘子要於倉中甚便。」令緒即掃灑倉，密為都置，唯逐駝奴知之，餘家人莫有知者。每有所要，金花即自來取之，阿姑時時一見。後數月云：「厄已過矣，擬去。」令緒問云：「欲往何處？」阿姑云：「胡璿除豫州刺史，緣二女成長，須有匹配，今與渠處置。」令緒明年合格，臨欲選，家貧無計，乃往豫州。及入境，見榜云：「我單門孤立，亦無親表，恐有擅托親故，妄索供擬。即獲時申報，必當科斷。」往來商旅，皆傳胡使君清白，干謁者絕矣。令緒以此懼，進退久之，不獲已。乃潛入豫州，見有人參謁，亦無所得。令緒便投刺，使君即時引入，一見極喜，如故人。云：「雖未奉見，知公有急難，久佇光儀，來何晚也！」即授館，供給頗厚。一州云：「自使君到，未曾有如此。」每日入宅歡宴，但論時事，亦不言他。經月餘，令緒告別，璿云：「即與處置路糧，充選時之費。」便集縣令曰：「璿自到州，未曾有親故擾。李令緒天下俊秀，某平生永慕，（「慕」原作「慕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

改。)奉昨一見，知是丈夫，以此重之。諸公合見耳。今請赴選，各須與致糧食，無令輕少。」官吏素畏其威，自縣令已下，贈絹無數十匹已下者。令緒獲絹千疋，仍備行裝，又留宴別。令緒因出戟門，見別有一門，金花自內出云：「娘子在山亭院要相見。」及入，阿姑已出，喜盈顏色。曰：「豈不能待嫁二女？」又云：「令緒買得甘子，不與令姑，太慳也。」令緒驚云：「實買得，不敢特送。」笑云：「此戲言耳。君所買者不堪，阿姑自有上者。」與令緒將去，命取之，一一皆大如拳。既別，又喚令緒回云：「時方艱難，所將絹帛行李，恐遇盜賊，為之奈何？」乃曰：「借與金花將去，但有事急，一念金花，即當無事。」令緒行數日，果遇盜五十餘人，令緒恐懼墜馬。忽思金花，便見精騎三百餘人，自山而來，軍容甚盛，所持器械，光可以鑒。殺賊略盡，金花命騎士卻擊馳，仍處分兵馬好去。欲至京，路店宿，其主人女病，雲是妖魅。令緒問主人曰：「是何疾？」答云：「似有妖魅，歷諸醫術，無能暫愈。」令緒云：「治卻何如？」主人珍重辭謝，乞相救：「但得校損，報效不輕。」遂念金花，須臾便至，具陳其事。略見女之病，乃云：「易也。」遂結一壇，焚香為咒。俄頃，有一狐甚疥病，縛至壇中。金花決之一百，流血遍地，遂逐之，其女便愈。及到京，金花辭令緒，令緒云：「遠勞相送，無可贈別。」乃致酒饌。飲酣謂曰：「既無形跡，亦有一言，得無難乎？」金花曰：「有事但言。」令緒云：「願聞阿姑家事來由也。」對曰：「娘子本某太守女，其叔父昆弟，與令緒不遠。嫁為蘇氏妻，遇疾終。金花是從嫁，後數月亦卒，故得在娘子左右。天帝配娘子為天狼將軍夫人，故有神通。金花亦承阿郎餘蔭。胡使君即阿郎親子姪。昨所治店家女，其狐是阿郎門側役使，此輩甚多，金花能制之。」雲銳騎救難者，是天兵。金花要換，不復多少。令緒謝之云：「此何時當再會？」金花云：「本以姻緣運合，只到今日。自此姻緣斷絕，便當永辭。」令緒惆悵良久，傳謝阿姑，千萬珍重。厚與金花贈遺，悉不肯受而去。胡璿後歷數州刺史而卒。（出《騰聽異志錄》）

裴少尹

唐貞元中，江陵少尹裴君者，亡其名。有子十餘歲，聰敏，有文學，風貌明秀，裴君深念之。後被病，旬日益甚，醫藥無及。裴君方求道術士，用呵禁之，冀瘳其苦。有叩門者，自稱高氏子，以符術為業。裴即延入，令視其子，生曰：「此子非他疾，乃妖狐所為耳。然某有術能愈之。」即謝而祈焉。生遂以符術考召，近食頃，其子忽起曰：「某病今愈。」裴君大喜，謂高生為真術士。具食飲，已而厚贈緡帛，謝遣之。生曰：「自此當日日來候耳。」遂去。其子他疾雖愈，而神魂不足，往往狂語，或笑哭不可禁。高生每至，裴君即以此且祈之。生曰：「此子精魂，已為妖魅所繫，（「係」原作「擊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今尚未還耳。不旬日當間，幸無以憂。」裴信之。居數日，又有王生者，自言有神符，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，來謁。裴與語，謂裴曰：「聞君愛子被病，且未瘳，願得一見矣。」裴即使見其子，生大驚曰：「此郎君病狐也，不速治，當加甚耳。」裴君因話高生，王笑曰：「安知高生不為狐？」乃坐，方設席為呵禁，高生忽至，既入大罵曰：「奈何此子病癒，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？即為病者耳！」王見高來，又罵曰：「果然妖狐，今果至，安用為他術考召哉？」二人紛然，相詬辱不已。裴氏家方大駭異，忽有一道士至門，私謂家僮曰：「聞裴公有子病狐，吾善視鬼，汝但告，請入謁。」家僮馳白裴君，出話其事，道士曰：「易與耳。」入見二人，二人又詬曰：「此亦妖狐，安得為道士惑人？」道士亦罵之曰：「狐當還郊野墟墓中，何為撓人乎？」既而閉戶相鬥毆，數食頃。裴君益恐，其家僮惶惑，計無所出。及暮，闐然不聞聲，開視，三狐皆仆地而喘，不能動矣。裴君盡鞭殺之，其子後旬月乃愈矣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